

巴
路
著

寒
流

巴
路
著

惡 源

巴 路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源/巴路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09

ISBN 978 - 7 - 5063 - 3389 - 9

I . 恶 … II . 巴 … III . 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525 号

恶 源

作 者 巴 路

责任编辑 延 松

责任校审 耕 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 刷 石磊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3 - 3389 - 9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题要

数千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公是安富之根，私乃万恶之源。”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私有制社会里养成的私有观念，一切以我为中心，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的思想，顽固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人类社会上存在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尽管党章及宪法上写得很清楚，要“大公无私”、“立党为公”，建设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为共同富裕而奋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兴无灭资，倡公批私的教育，不少人在树立公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公与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在激烈的斗争着。

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和我国内部的教训，毛主席通过集体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下定决心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兴无灭资，要斗私批修，在倡导一心为公方面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打一场全国人民参与的人民战争。使广大的干部和人民受到一次要斗私批修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和解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以解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一些走资派却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一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背后充当幕后的指挥者、支持者，有的采取“韬光养晦”的手法，耍两面派，利用一些人们的私心杂念，封官许愿，搞起右的或左的妖风，对运动进行干扰和破坏。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身受蒙蔽，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广大群众，假公济私，发

泄私忿，借批斗“当权派”、“走资派”打击党和政府的好干部，公报私仇，无所不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总结，他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们借机破坏文化大革命，大整好干部，就包括在这三分错误之中。

毛主席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运动中扩大打击后，保护一小撮，整了不少好干部和好群众。

小说《恶源》一书的人物和内容遍及祖国大地的不少地方，到处都有。作者创作的《恶源》，就是追述描写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大公无私与大私无公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大搏斗中的一些故事。

早晨十点整，四天清朗，树静风微，阳光辉辉，暖烘烘的。省监狱大院里晒满了被褥和衣服，好像春天已经来临。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看守打开监狱一号牢房的门。从牢房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男犯人。这人身材高大、魁伟，约有一米八五的个头，从上看去，脸方头圆，浓眉大眼，留着半白半黑的大背头，虽然满脸皱纹，两眼却炯炯有神。他脚蹬布鞋，浑身上下穿一套退了色的灰色中山服。在中山服的下层，套着一身藏蓝色旧棉衣。他每向前走一步，右腿就颠一下。

他走着想着：“他们提我干什么？一不象是加罪，二不象是汇报新思想，莫非要释放我了？”

“随我来！”那位看守对这个犯人大声说。这个人一声不吭，跟在这位看守的后面直往提审室走去。

提审室约有三十多平方米，长方形，北面用水泥砌成约有一尺高的台子。台上摆着三张桌子。中间桌子大，两边桌子小，桌子背后摆着四把靠背椅。靠背椅后边的粉墙上部用正楷仿宋体写着“严肃”两个大黑字，顶棚下吊着三付六十瓦大的萤光灯管。

正中桌子背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龄大约在五十岁左右、身着公安服装的劳教干部。这人就是半年前调来监狱任监狱长的赵天明同志。

左边桌子背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从政法学院刚刚毕业分配到这儿来的女书记员小董。这小董聪明精明能干，给监狱的工作人员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小董的桌面上放着一本记录纸。

他两人微笑着低声谈论着。小董说：“监狱长，你比我早到两个月，我来后听同志们讲，你也是文革十年挨整、近四年你仍被一些思想极左的人反对着。他们不同意给你彻底平反，正确地使用你。我想，可能你也受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头吧！今天我们奉命释放的几个人，听说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本人入狱。文革中不知

冤枉了多少好人。我年纪小，不懂事，以我想文革中整人的人，也应受到法律制裁。不然太便宜了这帮坏蛋了。”

老赵长叹了一口气说：“过去的历史就让后人去评说吧！毛主席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为了防止党变修，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重演，可谁知让私心杂念太重的造反派头头及少数打砸抢分子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破坏了、利用了。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他们清理出来，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我相信党中央一定会这样做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执法工作者，我要尽自己的责任，清除钻进党内那些极右极左和别有用心的坏人，为受害者彻底平反。”

稍停了一会，他兴奋地提高嗓门说：“毛主席说共产党最讲认真，讲实事求是，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讲这个，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人！在我们手里再不能制造冤假错案了。”书记员听着，满意地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犯人被带进来。

监狱长起身来，笑嘻嘻地端起一把椅子，放在台子下面，打着手势让坐在椅子上，并对犯人说：“请坐。今天，我要祝贺你，向你报喜，称你为同志了，郭贯通同志。”

犯人惊异地抬起头来、似懂非懂地睁大眼睛看着这位笑容可掬的监狱长发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坐坐坐，老郭同志，坐下来咱再谈正事。”狱长走近犯人，一把拉住犯人的手，把他拉向椅子，让他坐在椅子上。嗣后，转身回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了看犯人，又看了看女书记员。

女书记员小董正在把监狱长的一言一行认真地记录下来。

赵监狱长等书记员把前边的活动记完了，接着说：“郭贯通同志，你受苦了，我代表省公安局及全监狱的工作人员向你赔情道歉。”

紧接着又说：“我今天向你宣布一个省公安局的决定：经多方查证，郭贯通同志并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证，特此宣布，

无罪释放。请送回原单位恢复干部身份和一切待遇。原案撤销，并向本人赔情道歉。省公安局 1980 年 12 月 25 日。”

决定宣布完毕，赵监狱长走下台去，双手紧紧握住老郭同志的双手，说了声：“真对不起。文革中不知委屈了多少像你这样的好同志。”语出泪涌，眼泪一滴滴地落在两人紧紧相握的手上。

老郭悲喜交加地哭出声来。书记员站起来，取出照像机，摄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接着又坐在他的原位上记录。

书记员记完了这个重要的场面，放下钢笔，也急急地走向郭贯通同志，握住老郭的手说：“老郭同志，你受苦了，但你的求实精神和顽强斗志是值得我们后辈人学习的。我以后还要去看望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还想了解一下迫害你的全过程。如有可能，我还想把这件事写成小说。这对于我们后代人来说是有好处的。只要我们的后来人懂得了文革中的历史教训，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就不会再犯前人干过的蠢事了。”

郭贯通同志浑身发抖，感激地回答说：“我一定告诉你，让我们的后代人祖祖辈辈都按毛主席的教导，在实事求是的行动中成长起来。我们中国极需要的就是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办事。也让我向你们青年一代学习。”最后两人对视着，紧握着双手，持续了足有二三分钟，好象他们还有很多的话，要相互诉说。

院中间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上，落着几只喜鹊在呱呱地叫着。

前院子里的汽车喇叭在嘟嘟地响，女书记员急步地走出提审室。

一会儿，她回来对赵监狱长说：“治黄委员会接老郭的小车来了。”

赵监狱长，小董陪同老郭走出提审室，老赵通知监狱里一位工作人员，同老郭一起回牢房收拾郭贯通同志随身使用的衣物等东西。

十分钟后，老郭他们两人并肩走出院子来到汽车旁。

赵监狱长带领管监的一部分同志围拢在汽车的周围和前来接人的干部交谈着，叮咛着，那位干部一个劲地点头，别人只听见：“好好，我们一定照办。一回去，就先让老郭同志住院检查身体，然后再到疗养院休息和调养，待身体恢复元气之后再让他工作吧！不过，他的工作要省委定，我们回去后专门向省委汇报。”

车子发动了，老郭和监狱里欢送他的管教人员一一握手告别。

老郭已跨进汽车，赵监狱长还跑过去打开车门紧握老郭的手说：“一定保重，回去要求省委彻底平反。”老郭感谢他的关心，向他点头示意。

车子开动了，老郭流着热泪，回望着送行的人群，挥手和大家告别。

车子飞也似地开去，车影被土路上的飞尘淹没。

赵监狱长还站在那里目送着。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位经得住考验的好同志。”

二

春节刚过，街头，机关，家里仍是一派年意。上班的人们，不管是步行的，还是骑自行车的或是坐班车、坐公共车的，男女老少，大都身着新装、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穿流在大街小巷。人们喜气盈盈、谈笑风生。熟人见面、互相问候：“春节好”、“春节快乐”。到处飘荡着团结活泼、和睦互敬，新年伊始的气氛。

省委的班车，途经解放路，八点整到达机关门前。

同志们纷纷下车，相互打着招呼，往机关院内走去。

大门外的两道岗哨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正和执行任务的士兵争执着：“我要去组织部，让我进去吧！”一位士兵说：“我给你讲过了，没有工作证就去传达室登记，他们给你发个出入证，我们就可以放你进去。你又不去登记，那你就站着等吧！”那人说：“我去过了，他们不认识我，要工作证，我现在那里来的工作证。”

就在这时，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老柳提着手提包随同人群

往里走，他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便抬起头看，一见那人，高兴得满脸堆笑说：“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你呀！好，随我进去。”他转过身，很有礼貌地对两位执勤的战士说：这是一位老同志有事找组织部，就让他进去吧”！两位站岗的战士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柳副部长用左手拉着老郭同志的手，边谈边往里走。

这位组织部的柳副部长，比老郭的个头能低四五公分，胖胖的，身着一身藏蓝色中山服，头戴一顶藏蓝色毛哔叽干部帽，稍有些驼背，说起话来，满口陕北清润方言，约近六十岁年纪，宽脸长眉，说话、做事、沉着老练，言简意赅，从不虚发，善于思索。原任过西北局局级干部、工资是行政九级，他于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人正直，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地方观念。他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同志们对他很尊重。文革前，调到一个省的农科院任党委书记，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打成走资派。后来又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对这种种迫害和打击，逆来顺受，以忍克强。省革委会成立两三年后，造反派找不出他什么问题，就建议把他从干校调往塞北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他在任副主任的四年里，只要求下乡到农村做些关于山区农业建设方面的工作，从不主动谈论政治和干部问题，也不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回地区开会，就事论事的汇报情况，也从不发表自己的见解。碰到一些被整的同志，他总是嘘寒问暖，说些关心宽心的话：要保养好身体，将来还要为人民很好地工作呢！1969年秋天，他到一个县了解情况。听说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干部在文革前为党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并为人正派，刚正不阿，原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在被革委会的掌权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旧县委的黑干将”，“二月逆流”、“反对三红的现行反革命”，整得死去活来。他避过别人，私下一人偷偷去看望这位同志，这个同志原来和他并不认识，见他赤诚而至，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看到此情此景，安慰地说：“你会好的，有机会组织会让你离开这个派性恶性膨胀、嫉贤妒才的地方。你要忍着，要知道，柔能克刚，正能逼邪。”从此以后，这个

同志就以忍待虐。1970年冬，这个同志就被调到地委宣传部工作。从此，他们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同志友谊。柳拯同志的作风和为人，在同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相互私下议论着、传播着。

“四人帮”被粉碎了，党中央给省委派来一位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老同志当省委第一书记，这人是湖南人、姓麻，人们对他的到来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一到职，就对省委领导班子和省级各部的班子，地、市的班子来了一个大改组，大调整，搬走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结合进革委会的砖头瓦块。省委为了给老干部彻底平反，把好用人的关口，便把柳拯同志从塞上地委调到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主管干部的配备和任免，兼管复查审干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两年后，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牟易文同志提议，让柳拯同志主持组织部的常务工作。

柳副部长的办公室在五层办公大楼一层西头南边的第三个房子。

这天他把郭贯通同志让进自己的办公室，就给老郭泡茶倒水，老郭也不客气地坐在单人床对面的双人大沙发上。两手互相擦磨着手背，又擦擦脸、驱散寒冷。柳拯同志把茶杯放在沙发前的古式茶几上说：“早晨冷，趁热喝吧，驱驱寒。”

老郭一语双关地说：“不冷，走进你这房子，大概是暖气的原因，我感到浑身热呼呼的”。

停了一会又说：“你还是过去的老样子，你记得我们在西北局工作时，不管是熟人生人，谁要是来到你的办公室或宿舍，你总是客客气气地热情招待，从不慢待一个人，同志们称你是礼貌待人的模范。大家都喜欢和你接近。我就是那时和你建立起的同志友谊。”老郭一边感谢地说着，一边喝着热茶。

柳拯同志一边谦逊地笑着，用湿毛巾擦着桌椅和办公室的所有用具，擦完了又在脸盆的水里洗涤毛巾。一边慢腾腾地叹息着说：“唉！时间过得真快，弹指一挥间，回忆起来不觉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时间真不饶人。那时咱们还是三十左右的小伙子，如今

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可你我的性格都没有变，就像斯大林同志讲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拿你说吧！文革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还是顶住了，不然怎会活到今日。春节前，听人说你被无罪释放。我专门去看你，你们机关的几位同志说你回老家看亲人孩子去了，我只好扫兴而归。今天，你能来这里，我很高兴。你今天来有甚想法，就请讲吧！只要我们能办得到，我们一定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谁也不会再委屈你。”

他俩刚谈到正题上，电话铃响了，柳副部长一手抓起电话耳机问：“喂，那里，什么事？”

“麻书记请你九点过来一下，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在九号院。”电话是麻书记的秘书小杨打来的。

“好吧！”柳拯同志放下电话耳机。又继续与老郭谈话，很关心地问：“老郭，你有什么事，不要客气、就说吧！九点以后我还得出去。”

柳拯同志的话刚落点，又有人敲门。柳拯同志应声道：“请进来。”

门被推开，办公室管机要的小李送来两大夹文件和一些私人信。老柳接过来用钢笔在送阅薄上签了字，小李便转身走出去。

“公安局把我关押了多年，现在无罪释放。但省委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未安排我的工作。我这里写了一份申诉，请你看一下。”，老郭感到该谈到正题的时候了，便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申诉材料交给柳副部长。

柳副部长认真地看着。停了几分钟。老郭站起来说：“再没啥事，我走了。你是个忙人，以后有时间我再来。”

柳副部长正看着申诉，听见他这么说，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使劲往沙发上压。“再坐一会，我找个同志和你见个面，今后由他负责复查你这个案子。”

柳副部长拿起电话，拨了一下电话号码。对方的电话接通了。“喂！你是谁！请你传告牛田同志，就说我想请他快点来我的办公

室。”对方答应了一声：“好。”就把电话放下。

老郭用询问期望的目光凝视柳拯同志。老柳用关切的目光凝视着老郭。他们彼此对望了约有一两分钟，双方刚要开口说话。牛田敲门问道：“可以进来吗？”柳副部长半开玩笑地说：“我们专等你哩，怎么不可以进来呢！”牛田推开门走进来，三个人都笑了。

随着笑声，走进来一位身着深灰色中山服的中年干部，这人中等个，不胖不瘦，方脸大眼，天庭饱满，皮肤白净。若从外表看，年龄超不过三十岁，其实已是四十三岁的人了。他说起话来，举止大方，声音宏亮、直来直去。走起路来，步伐快捷稳健。提起这个人，在文革中也有一段辛酸的苦难历史。

三

1961 年牛田在定远县党校任副校长。

1963 年元月调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下半年，县委根据党中央的决策，省委的决定，地委的安排，让每个县选三个公社，搞农村社教试点工作。县委分配牛田同志带一个社教工作队，任命牛田为组长，省上派下来的同志为副组长，连同省上抽调来的干部共 15 人到王家沟公社抓社教试点工作。搞了不到半年，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后报地委和省委。

1964 年深秋，省上决定在延安县搞省上的社教试点，距延安县近的县，一个县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包三个到五个大队。牛田同志又被县上派往延安驻蟠龙大队，任工作队队长。蟠龙大队是县委书记直接蹲的重点，来到社教地区的干部一律称名道姓，不许称职务。

10 月 20 日，牛田等十三个同志背着行李卷和大家一起来到蟠龙大队。蟠龙四山环抱，有一条小河从镇边流过，水不大，但水很清，站在水边能从水中看清自己的影子和周围群山的风貌。牛田他们住的大队距镇上有二十多里。他们一进村就高举依靠贫下中农的旗帜，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

队一进村，不了解各家的成份和表现情况，只听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介绍。工作队采取了一听、二看、三接触的办法，先选队里家境最穷的人家和孤独的老人实行三同，待真实情况掌握后再做必要的调整。

牛田同志除负责全队的工作外，还和两个同志蹲在该队的后队做工作。一切行动按 1964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及中央转发邓小平 1964 年 9 月 1 日代中央批示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办事。

邓小平代表中央的批示：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

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是关于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各个方面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中提出的十项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经在各地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从一九六三

年夏秋以来，各地根据这个文件的决定，在经过试点以后，广泛地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多来，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这次运动，对于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同时，又充分地证明，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才能使这次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决定草案，为了解决运动中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现在，中央又根据新的经验，对这个规定草案作了重要的修改。下面就是经过修改后的关于这些具体政策的规定。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

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次运动，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即是：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中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思想，深刻地领会这个思想，是正确地开展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和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住五个要点，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下列十二项工作。

(1) 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交代党的政策，使犯有错误的干部在这个会上能够主动地“洗手洗澡”、放“包袱”。

(2) 在群众中宣读和讲解中央决定草案和本规定草案，直接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

(3) 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工作队的成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4) 在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四清”。正确处理干部的退赔问题。

(5) 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6) 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

(7) 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